

新编

《父与子》 全集

〔德国〕 埃·奥·卜劳恩 图
〔中国〕 朱自清 冰 心
沈从文 傅 雷 等文

Vater
&
Soh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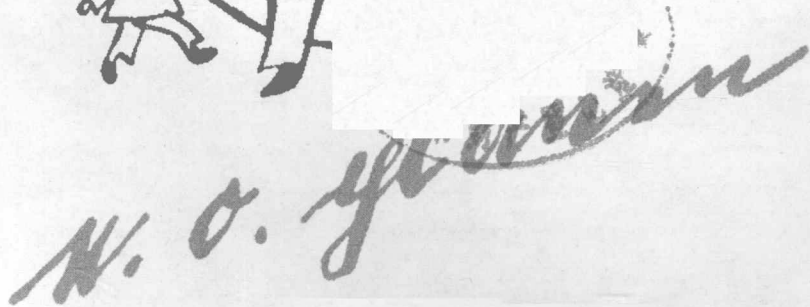
四川文艺出版社



新编

[德玉]
[中国]

埃·奥·卜劳恩 图
朱自清 冰心 雷 等文
沈从文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9·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编父与子全集 / (德) 卜劳恩绘; 朱自清等著; 汤武编.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9.6 (2001.10 重印)
ISBN 7-5411-1794-3

I. 新… II. ①卜…②朱…③汤… III. 漫画—作品—德国—现代 IV. J2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0743 号

责任编辑: 吴 鸿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面设计: 金 龙

责任印制: 黄 迅

责任校对: 刘文玉

书 名 新编父与子全集

定价: 23.00 元

编 者 汤 武

ISBN7-5411-1794-3/I·1555

1999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10 月第五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字数 35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电话: (028) 6666700 [发行部]

(028) 6662959 [编辑部]

电子信箱: scwys@mail.sc.cninfo.net

邮政编码 610012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6636481 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电话: (028) 5651045

出版说明

《新编〈父与子〉全集》是德国漫画家埃·奥·卜劳恩(1903—1944)之传世漫画名作《父与子》的全部作品,和55篇中国名作家“父写子,子写父”的经典美文之合集。编辑出版本书的目的,旨在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让读者在欣赏卜劳恩《父与子》漫画艺术的同时,又得中华美文之惠泽。愿读者从中领略两代人之间交织的情感和感受漫画家和作家对人类热爱的情怀。

本书文字部分以作家姓氏笔划为序,特此说明。



目 录

父与子 (漫画): 埃·奥·卜劳恩	• 1 ~ 470
小端端: 巴 金	• 2
再说端端: 巴 金	• 8
三说端端: 巴 金	• 16
忆儿时: 丰子恺	• 24
双双的脚步: 叶圣陶	• 32
儿子的订婚: 叶圣陶	• 38
做了父亲: 叶圣陶	• 41
跟父亲学写: 叶至诚	• 47
父亲醉酒: 叶至诚	• 61
关于父亲: 叶至诚	• 68
生了个“传统的”儿子: 叶延滨	• 79
恐 怖: 石评梅	• 82
父 亲: 冯亦代	• 87



目 录

100 ·	冰 心：小桔灯
105 ·	冰 心：我的父亲
109 ·	老 舍：婆婆话
117 ·	许地山：三 迁
118 ·	朱自清：儿 女
128 ·	朱自清：背 影
132 ·	李广田：回 声
140 ·	李广田：悲哀的玩具
145 ·	李健吾：家 长
150 ·	李霁野：父 亲
159 ·	阿 英：祝福孩子们
163 ·	阿 城：父 亲
172 ·	沈从文：滕回生堂今昔
183 ·	严文井：春节忆父亲
188 ·	余光中：我的四个假想敌



野孩子：吴伯箫	• 199
我的父亲：汪曾祺	• 206
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	• 219
儿子的生日：林 非	• 225
记忆中的小河：林 非	• 233
父 亲：林语堂	• 241
爸爸的花儿落了：林海音	• 248
父亲的抱负：茅 盾	• 258
三松堂断忆：宗 璞	• 262
三松堂岁暮二三事：宗 璞	• 273
壶中天地：司马中原	• 281
父 亲：周而复	• 291
若子的病：周作人	• 297
父子情：东方白	• 303
女儿的画：郭 风	• 323



326 ·	贾平凹：祭 父
342 ·	梁文蔷：长相思
366 ·	梁实秋：孩 子
372 ·	梁漱溟：我的父亲
376 ·	鲁 迅：五猖会
382 ·	鲁 迅：父亲的病
389 ·	鲁 彦：父 亲
391 ·	舒 乙：父亲的回忆
427 ·	舒 婷：儿子的天地
441 ·	傅 雷：傅雷家书
445 ·	傅东华：父亲的新年
449 ·	臧克家：我和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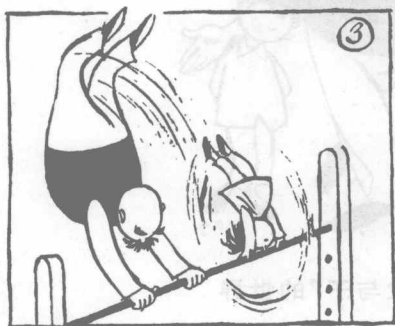
欢迎进入“父与子”的世界

中大點亦吾主動，是半二半
 却得此因，這眼小少婦又，同
 門與星戲舞動。“強人大”帶着
 公衣出“，人的苦辛最，計最繁
 。眼重亦難臣吾內動”苦辛更
 入小大內亦其戲舞案門舞的
 。早最寒高半上天舞動，半口
 小特豐土兵舞，案回半舞平不
 對面，眼舞常索，眼眼舞半
 天二舞舞到丁伏舞育，舞舞的
 應要五舞到長，舞。好半的
 舞半一下出舞舞的舞半，舞

微微小

金田

眼的小舞半到案門舞
 舞舞動，又舞眼小舞舞舞長
 。眼舞舞半
 小念，半舞士亦舞舞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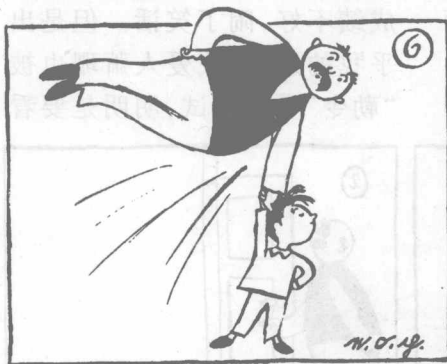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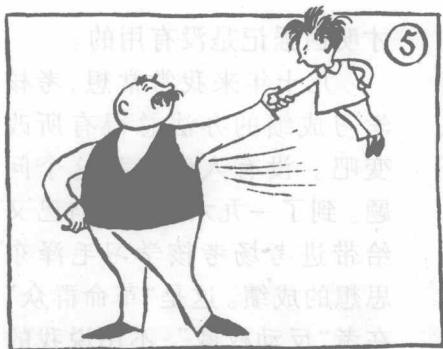
小 端 端

巴 金

我们家庭年纪最小的成员是我的小外孙女，她的名字叫端端。

端端现在七岁半，念小

学二年级。她生活在成人中间，又缺少小朋友，因此讲话常带“大人腔”。她说她是我们家最忙、最辛苦的人，“比外公更辛苦。”她的话可能有道理。在我们家连她算在内大小八口中，她每天上学离家最早。下午放学回家，她马上摆好小书桌做功课，常常做到吃晚饭的时候。有时为了应付第二天的考试，她吃过晚饭还要温课，而考试的成绩也不一定很



我在隔壁房里听见叫声，不能不替孩子担心。

我知道自己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对儿童教育毫无研究。但是我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回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情，总觉得灌输和责骂并不是好办法。为什么不使用“启发”和“诱导”，多给孩子一点思索的时间，鼓励他们多用脑筋？我想起来了：我做孩子的时候，人们教育我的方法就是责骂和灌输；我学习的方法也就是“死记”和“硬背”（诵）。七十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要求于端

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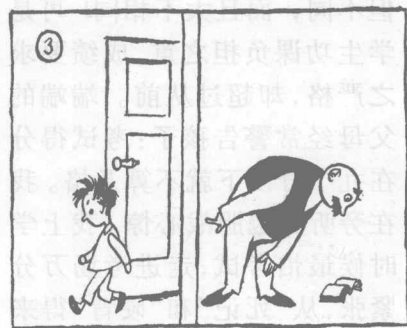
我觉得孩子的功课负担不应当这样重，偶尔对孩子的父母谈起我的看法，他们说可能是孩子贪玩不用心听讲，理解力差，做功课又做得慢，而且常常做错了又重做。他们的话也许不错，有时端端的妈妈陪孩子复习数学，总要因为孩子“头脑迟钝”不断地大声训斥。

端的似乎仍然是死记和硬背，用的方法也还是灌输和责骂。只是课本的内容不同罢了，岂但不同，而且大不相同！可是学生功课负担之重，成绩要求之严格，却超过从前。端端的父母经常警告孩子：考试得分在九十分以下就不算及格。我在旁听见也胆战心惊。我上学时候最怕考试，走进考场万分紧张，从“死记”和“硬背”得来

的东西一下子忘得精光。我记得在高中考化学我只得三十分，是全班最末一名，因此第二次考试前我大开车死记硬背，终于得到一百分，否则我还毕不了业。后来虽然毕了业，可是我对化学这门课还是一无所知。我年轻时候记性很好。读两三遍就能背诵，但是半年以后便逐渐忘记。我到了中年

才明白强记是没有用的。

几十年来我常常想，考核学习成绩的办法总得有所改变吧。没有人解答我这个问题。到了一九六八年我自己又给带进考场考核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成绩。这是“革命群众”在考“反动权威”，不用说我的成绩不好，闹了笑话。但是出乎我的意外，我爱人萧珊也被“勒令”参加考试，明明是要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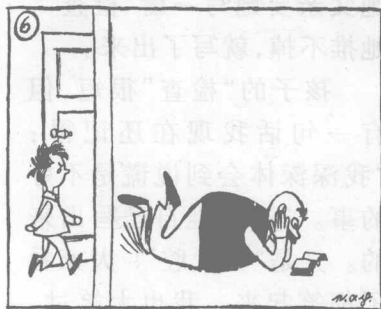


她出丑。她紧张起来，一个题目也答不出来，交了白卷。她气得连中饭也不吃。我在楼梯口遇见她，她不说一句话，一张苍白色的脸，眼睛里露出怨恨和绝望的表情，我至今不曾忘记。

我还隐约记得（我的记忆力已经大大地衰退了）亚·赫尔岑在西欧亡命的时期中梦见在大学考试，醒来感到轻松。我不如他，我在六十几岁还给赶进考场，甚至到了八十高龄也还有人找我“就题作文”。那么我对考试的畏惧只有到死方休了。

我常常同朋友们谈起端端，也谈起学校考试和孩子们的功课负担。对考试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一

致认为，减轻孩子们精神上的负担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朋友们在一起交流经验，大家都替孩子们叫苦，有的说：学习上有了进步，身体却搞坏了；有的说：孩子给功课压得透不过气来，思想上毫无生气；有的说：我们不需要培养出唯唯诺诺的听话的子弟，……意见很多，各人心里有数。大家都愿意看见孩子“活泼些”。大家都认为需要改革，都希望改革，也没有人反对改革。可是始终不见改革。几年过去了。还要等待什么呢？从上到下，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把孩子们当作花朵，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必须一天天地拖下



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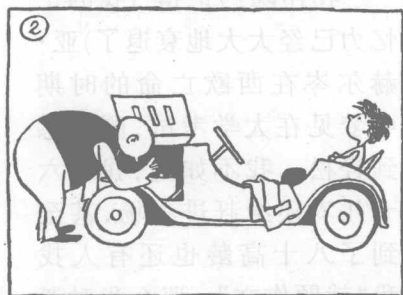
“拖”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大毛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不过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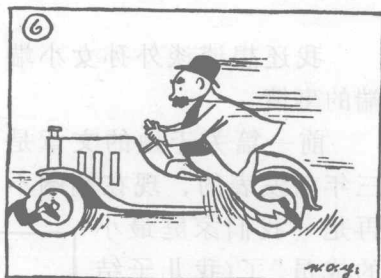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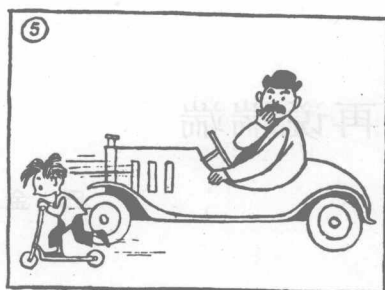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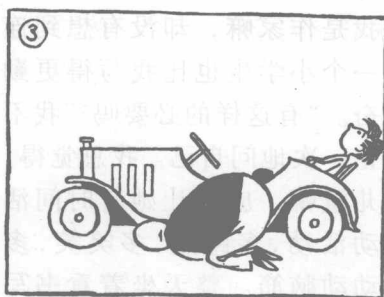
也还是端端的事情。

端端有一天上午在学校考数学，交了卷，九点钟和同学们走出学校。她不回家，却到一个同学家里去玩了两个小时，到十一点才回来。她的姑婆给她开门，问她为什么回家这样迟。她答说在学校搞大扫除。她的姑婆已经到学校去过，知道了她离校的时间，因此她的谎话就给揭穿了。孩子受到责备哭了起来，承认了错误。她父亲要她写一篇“检查”，她推不掉，就写了出来。

孩子的“检查”很短，但有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我深深体会到说谎是不好的事。”这是她自己写出来的。又是“大人腔”！大家看了都笑起来。我也大笑过。



端端当然不明白我们发笑的原因，她也不会理解“深深体会到”这几个字的意义。但是我就能理解吗？我笑过后却感到一阵空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十年浩劫中（甚至在这之前）我不知写过、说过多少次“我深深体会到”。现在回想起来，我何尝有一个时期苦思冥想，或者去“深深地体会”？我那许多篇“检查”不是也和七岁半孩子的“检查”一样，只是为了应付过关吗？固然我每



次都过了关,才能够活到现在,可是失去了的宝贵时间究竟有没有给夺回了呢?

空话、大话终归是空话、大话,即使普及到七八岁孩子的嘴上,也解决不了

问题。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讲空话、大话的苦头,一定要让孩子们重演我们的悲剧?

我惟一的希望是:孩子们一定要比我们这一代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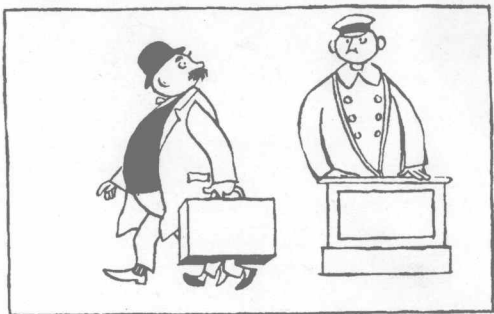
再说端端

巴 金

我还想谈谈外孙女小端端的事情。

前一篇关于她的文章是三年前发表的，现在端端不再是“我们家庭最小的成员”了（我儿子结了婚，家里添了一岁的小孙女）。但她仍然是全家最忙的人。她在小学读到了五年级，每天还是带了不少的课外作业回家，到家后休息不过半小时，就埋头用功，常常坐到晚上八九点钟，中间只除去吃一顿晚饭的时间。她在家做功课，常常借用我的写字台。我算了一算她一天伏案的时间比我多。

我是作家嘛，却没有想到连一个小学生也比我写得更勤奋。“有这样的必要吗？”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我总觉得：儿童嘛，应当让她有时间活动活动，多跑跑，多笑笑，多动动脑筋。整天坐着看书写字，就不像小孩了。我自己也有过童年，我并不曾忘记我是怎样过来的。虽然生活在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里，我也还是一个跳跳蹦蹦的孩



子,常常用自己的脑筋想主意,我有时背书背不出来挨板子,但也有痛痛快快和同伴们游戏的时候。我始终不曾感觉到读书像一种沉重的负担,是一件苦事。所以有一天我听见端端一个人自言自语发牢骚:“活下去真没劲!”不觉大吃一惊,我对孩子的父母谈起这件事,我看得比较严重,让一个十岁多的孩子感觉到活下去

没有意思,没有趣味,这种小学教育值得好好考虑。孩子的父母并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特别是做母亲的总以为孩子不肯多动脑筋,做作业做得太慢,自己又没有工夫辅导孩子,有时看见到了九点孩子还在用功,就动了气,放连珠炮似地大骂一顿,逼着孩子上床睡觉。孩子只得第二天提早起床做功课。孩子的父亲偶尔和我同声说一句:“孩子睡眠不

足。”但是他也不得不警告孩子:将来念中学,考重点学校,功课更多,老师抓得更紧,现在不练就一些本领,以后怎样过日子?

端端并不理解这个警告的严重性。她也不知道如何练就应付那些功课的本领。她母亲责备她“窍开得慢”,似乎也有道理。我的两篇文章写成相隔三年,这就说明三年中她的情况并未改善,可见进步很

